

扶持一輩子的朋友

人生如同一首待填音符的樂章，而朋友就是伴你慢慢譜出音符、旋律的伙伴之一，當你難過曲調下降時朋友會陪你，陪你走過低潮，陪你成長，陪你再次譜出動人的樂章。朋友，這個名詞雖簡單幾筆，但背後所蘊藏的含義卻不容小覷，他們可以一起大笑、一起談天、一起解決遇到的種種困難，但朋友卻也分為兩種——點頭之交的朋友、一同攜手走永遠的朋友，而你就是伴我永遠的「朋友」。

「噹—噹—噹」，上課鐘聲響起，我加快腳步進入教室，面對一切新鮮的人、事、物，我好奇地張望，環顧四周後默默地告訴自己，這個地方我將駐留六年。是的，那時我國小一年級，一個什麼都不懂，連國字也認不得的年紀，什麼是朋友也還懵懵懂懂。

那時，你走到我面前自信滿滿地介紹著自己，說著自己喜歡的食物、玩具、顏色……，我靜靜的聽著，時而陪笑，時而開口搭上幾句，漸漸的，我們愈來愈熟，也交到許多朋友，但朋友之中總有人不被喜歡，而我就是不被他們喜歡的人，這也是我直到後來才意識到的。

當時他們只說星期一、三、五不是朋友，所以不能一起玩遊戲、一起說話，星期二、四就都可以，起初我頗不以為意也乖乖遵守我們之間的約定，但到最後似乎都變調了，他們開始大咧咧地公然辱罵我、說我壞話、講一些荒謬的事並栽贓於我，無助且慌張之餘，我開始崩潰大哭，幸好當時的你願意陪在我身旁，安慰我、鼓勵我，並不惜與他們撕破臉，雖然最後仍和他們不歡而散，但我好感謝當時的你，在我被一團團黑球困住其中時拉我一把，雖然事情已落幕，卻在我內心深處留下陰影，開始不相信人了，個性也變得凶悍，不願讓人接近那顆曾經受傷的心。在迷失自我的邊緣，你拍拍我肩膀，用那稚氣的臉龐和聲音認真地對我說：「我會陪你，陪你慢慢地去相信一切的事物，陪你慢慢地找回最初的自己。」雖然只是短短一句話，但當時的感動至今仍深深烙印在心中。

以為一切在大風大浪後就能寧靜的生活，豈知往往事與願違。

國小三年級那年，父母親離異，小小年紀面對這殘忍的事實，你靠在我肩上，哭得淅瀝嘩啦，在鼻涕與淚水中，聽見你模糊地說著：「明明前陣子才開開心心的討論這下次要去哪郊遊，明明就很相親相愛，明明就答應要一起陪我長大……，為什麼、為什麼，一切的事物都變調了？是不是我不乖，爸媽不肯再愛我了……」我靜靜的聽著，不發一語，任由你把情緒一次發洩出來，因為我們都知道，這是一道無解的題目，就算我們想使盡全力找出答案，卻也毫無意義，殘酷的事實滑過稚嫩的歲月，再怎麼美好的童年，也留下

一道無法抹滅的缺口。對未來世界一知半解的我們，似乎也被迫著成長。

後來我們靠著彼此互相鼓勵、扶持、安慰度過那段漫長的低潮期，無數的夜晚，你還是會哭泣，你告訴自己要學會獨立，而我告訴你：「再孤獨的旅途我也會陪你一直走到最後，無怨無悔，不離不棄。」我想這就是我能盡的最大力量，幫助你找回自己，找回自信，找回在一起的快樂。

而事情並沒有就此打住，隔年我們卻將面臨分離，因為自小我身體就不好，在北部那陰濕冷冷的城市中成長，常常生病、吃藥，有記憶以來，生日常常在醫院中度過，有次甚至還因此開刀住院。我把分離的事告訴你，然後彼此卻沉默了，時間彷彿停留在那一刻，好希望秒針分針都不再移動，不用為了分離而難過哭泣。那晚我們聊了很多，從認識的第一天開始說起，朋友們之間的趣事，彼此間的糗事，以及我們不願面對的傷心往事，一切彷彿歷歷在目，像電影般不斷地重複播放著屬於我們的回憶。

鳳凰花開的時節，歡笑聲遍佈校園每個角落，再離別前你擔心的告訴我要好好照顧自己，怕我天生慢熟的個性會適應不良，就這樣我搬來臺南，住在陌生的城市，轉到陌生的學校，但身體在細心的照顧下健康好轉，唯一的遺憾就是你沒能繼續伴我一起歡笑了。

經歷過親情、友情、分離的成長，我們都漸漸地成熟懂事，雖然一南一北，但我們還是無話不談，聊生活瑣事、感情和未來，在彼此看不見的地方一起努力著，遇到困難一同解決，我們知道真正的友誼是不被距離影響的，分離時我們不說再見，因為彼此都相信一定會「再見」。

而這美麗的樂章仍不停的被彈奏著，彈奏著屬於我們的童年，我們的回憶以及未來的我們……